



郭小川诗选

郭小川诗选

下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七年·北京

目 录

白雪的赞歌	1
深深的山谷	65
严厉的爱	89
一个和八个	119
将军三部曲	199

白雪的赞歌

一 惊愕

雪落着，静静地落着……。
雪呵，掩没了山角下的茅舍，
掩没了山沟里的小道，
却掩没不了动乱的战争生活。

雪落着，静静地落着……。
雪呵，扑灭了禽鸟的高歌，
扑灭了野兽的放荡的足迹，
却扑灭不了人间的战斗的欢乐。

中国的顽强的大地呵，
并没有为冬天的寒冷所封锁，
它豪爽地敞开宽大的胸脯，
让送军粮的大车队轧轧走过。

中国的英武的战斗者呵，
决不会在严峻的风雪里萎缩。
他们依然昂首阔步地行进，
为这白色的世界染上绚烂的颜色。

而我，又回到你们的行列里了，

我的步子也不比你们小多少。
在我们的伟大的战斗集体中，
我虽不特别坚强，也不算软弱。

让我把大衣皮领提得更高些吧，
风雪呵，你也辨不出我是女是男。
我纵然离开了战斗的岗位，
却不甘心失掉战士的尊严。

昨夜，我的心还感到阵阵的痛楚，
因为我是军中少有的一个产妇；
所有的同伴都在前线奔走，
只有我平安地睡在后方的小屋。

女性，当然不是耻辱的头衔，
但在战争中它终于为我带来忧患。
如果不是由于怀孕、生孩子，
也会跟他战斗在敌后，肩并着肩。

我们结婚后还不满一年，
蒋匪军就把我们的县城攻占。
我怀着八个月的胎儿，
坐在牛车上，告别了前线。

在一个刚被敌机轰炸过的小镇里，
我和他度过了最珍贵的一宿。

他紧紧拥抱着我一再地嘱咐：
“明天分别的时候你可不要哭！”

是的，我终于克制住了自己。
我呀，也是一个不含糊的战士！
可是，我们却走了不同的方向，
一个向前挺进，一个向后转移。

在行军路上一座带棚的牛车中，
一个幼小的生命宣告诞生。
哎，这又是个顽强的家伙，
刚刚出世就象山羊似的叫个不停。

如今孩子出生还不到两个月，
母亲的心就已为他的哭声撕裂。
不是年青人不懂得慈爱，
而是分离的烦恼难以排解。

现在，一切都要过去了，
后方政治部主任召唤了我，
就在前面他们驻扎的村庄里，
我将接受一桩崭新的工作。

是呀，只要不离开斗争的生活，
无论什么烦恼都可以解脱。
让繁重的任务压在我的肩头吧，

除此以外，我并不缺少什么。

也许，要把我派往游击区，
跟他紧紧地战斗在一起。
那更好了，我不是软弱的女人，
不会连累你这坚强的县委书记！

那么，这个孩子又怎样安置？
作为母亲当然不能把他舍弃，
他呀，不仅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结晶，
而且是革命和战争的珍贵的儿子。

还是去听政治部主任的吩咐吧，
战士的天职就是适应党的需要。
年老的主任是个饱经风霜的人，
他的考虑一定比我自己还要周到。

风雪呵，不要吹乱我的长睫毛，
这银色的土地该有多么美好，
我的明亮的眼睛也是他所珍爱的，
今天为了祝福他我要看个饱。

风雪呵，不要摇动我的身腰，
我的瘦长的身子跟他一样高。
此刻，他正在长城边上挺进，
你风雪再猛也不能将我吹倒。

风雪呵，你不要把我的心思撩乱，
我怎能用烦恼来填满时间！
一个战士如果总把眉头紧皱，
那简直比懦怯还要难堪。

风雪呵，你不要把我的爱情耗损，
我要将它象大雪那样厚厚积存，
当我带着孩子跟他重新相见时，
会象滚滚的江河冲击他的周身。

到了。就是那个覆盖着白雪的村子，
它在山沟里隐藏得多么严密。
而我这跳得要进出胸脯的心啊，
幸亏裹着一层厚厚的皮大衣。

到了。就是那虚掩着的小门，
老远地看，它好象关得紧紧。
而我这充溢得快要流淌的感情啊，
要让它冻结在心里，不露毫分。

我推开门，走进小小的院落，
北房传来阵阵苍老的干咳。
在屋里，上年纪的主任正躺在炕上，
一个年青的医生给他试着脉搏。

主任向我点点头，让我坐下，
却又不理我，只顾跟医生说话：
“她叫于植，就是县委书记的老婆，
一个勇敢的女同志，胆子挺大。”

我哪里值得这样的夸奖！
我扭过头，故意向窗外凝望。
主任又说：“她是经过考验的，
要不是生孩子，她也不会来到后方。”

我又回过头，正好碰上医生的眼光，
它是那样困惑又那样忧伤！
呵，这肩膀很宽的精壮的汉子，
好象缺少一种男性的力量。

主任坐起来，一抹愁云挂在眉宇：
“有件事情不能不告诉你，
但是，你千万不要过分难过，
这是战争呵，你应当经得起！”

我的身上打起了一阵冷战，
两耳轰鸣着，眼睛什么也看不见。
我还懂得要竭力地冷静，
艰难地捕捉他那迟缓的语言：

“半个月前，在一次战斗中，

你的爱人负伤以后失了踪，
据前方估计他可能被敌人俘去，
但确实的下落至今还没有查清。”

我听明白了，呵，我听明白了，
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噩耗，
他还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
只要活着他就能够逃跑。

主任又说：“也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坏，
说不定他什么时候会忽然回来。
前方还在想尽方法去寻找，
我想总可以把他的下落弄明白。”

于是，我仿佛在雪地望见他的踪影，
他正背着长枪奋力地匍匐而行，
从他那胸脯上，不，从大腿上，
有一股红色的血流向外飞迸。……

不，不，他既已当了敌人的俘虏，
哪能够轻易地从监视下逃脱？
这个念头象一枚爆裂的炸弹，
一下子把我不安的心撕破。

我吃力地想：我了解他的性格，
如果被俘，除了死他不会有别的选择。

他是一个知名的县委书记呀，
敌人知道了，哪能把他放过！

于是，又仿佛在朦胧的雪地里，
一排红色的子弹向他身上射去。
他高喊着口号突然倒下了，
厚厚的白雪掩盖了他的身体。

呵，这真是最沉重的打击！
风暴般的痛苦攫住我的神志。
我呆呆地坐在那个凳子上，
身子好象失去了活动的的能力。

我仿佛还能够克制自己，
我心想：一个战士可不要哭泣！
当我勉强睁开眼睛看的时候，
啊，泪水已经湿了我的皮大衣。

我更惶惑了，为什么这样健忘？
主任就在刚才曾把我夸奖，
我应当坚强起来。我问：
“主任，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？”

主任轻松地回答：“没什么，
五年前，一个医生就预言过，
说我的寿命最多只有三年，

而现在我已经活了五年多。

“医生同志，你再预言一次吧，
我大概还会超额完成计划。
当然，战争里有很多偶然性，
不过，有价值的死并不可怕。”

医生的神情再一次显出困惑，
他低下头，什么话也不说。
我想：他大概是为我们而忧伤，
可是那神情却象姑娘般的羞涩。

主任说：“回去吧，好好休息，
要看开一些，不要过于着急！
关于你爱人的确实下落，
前方一来电报，我们就告诉你。”

他的刚毅的话使我感到宽舒，
我告别了主任，走出了屋。
可是，当我迎向那漫天的风雪，
一股巨大的哀痛又把我攫住。……

二 信念

在极度的绝望和沉重的哀愁里，
我拖着两腿回到我居住的村子。

旋转着的、遮天盖地的雪，
在我的摇曳的身上落满了悲戚。

无知无识的孩子正在酣睡，
小嘴咂动着，嚼着幸福的滋味。
陪伴我的房东姑娘哼着小曲，
坐在灶前，为我做饭烧水。

呵，一个刚强的女人眼含着泪，
战士的孩子转眼变成了孤儿，
妹妹啊，你做的菜饭再香，
也进不了我这装满辛酸的胃。

呵，照耀着阳光的心蒙上烟雾，
一只张帆远航的船迷了路途。
妹妹啊，你那朴质的小曲，
唱得我的空荡荡的心好凄楚！

忽然，我头脑中生出一个念头：
我为什么不到前方寻找和战斗？
靠悲痛就能改变命运吗？
进攻的阶级怎能消极退守？

多糊涂，在主任面前的时候，
你为什么不勇敢地提出请求？
迷惘的神态又于事何补呢？

痛苦、悲愁，难道就能把他搭救？

哇、哇……小山羊又从梦里爆出哭声，
仿佛他已发觉这场巨大的不幸。

呵，这小生命又靠谁抚养呢？

他的父母会是这家好心的房东！

不，他决不是我的累赘，

他的生命比我自己还要珍贵，

为了追念我心上的人，

他的哭声都是我的安慰。

想到这里，涌来的是更威严的空虚，

失去了丈夫，难道又要失去孩子？

呵，我宁用自己的死换取这种牺牲，

怎么办呢？我面向墙角低声哭泣。

哭泣是一种享受，久了也会厌倦，

我走出屋，眼光投向天边。

呵，茫茫的白雪还在飘落，

千万条羽箭射乱了我的视线。

什么是他遗留下来的纪念？

是孩子，不，还有三封信件，

我用抖动的手把它们取出来，

黄色的土纸上留下了万斤的情感。

仿佛是大旱天寻察天上的云丝，
我拭干眼泪看着那行行的小字；
第一封信写于他进入敌占区的时候，
纸上飞跃着紧张和匆忙的气息。

“……这里的局面已经打开，
群众用无声的微笑欢迎八路军回来，
我们的活动却还得十分隐秘，
分成小股插进敌人的中心地带。

“毫无疑问，我们一定能站住脚跟，
敌人的优势挡不住将来的失败。
我很好，如你所说，我是机关枪，
我永远发射着，为了党也为了你的爱。……”

看，真是一架粗心大意的“机关枪”，
他连问也不问我孕期的健康，
也难怪呀，他负着重重的担子，
怎么好意思把自己的妻子怀想！

不，应当问问他：难道就把我忘记？
然而，我的真挚的人在哪里呢？
现在，赶紧再看看第二封信吧，
冰凉的泪水又轻轻地落下几滴。